



人生絮语

时间的浮雕

文/李晓

2023年已经过去。难舍之中,我再一次凝望镌刻在天幕上的字眼,它是时间这个仁慈的长者,赐予我在生命长卷中的词语。这些字眼,也是时间凝固成的浮雕。

我喜欢树,树像亲人一样伴随着我们的生命。河流是大地的血管,树就是大地的经脉。树木,也供养着与它有缘之人的人生。2023年,我看望过离城120多公里外的一棵古水杉树,它被称为“水杉王”。这颗水杉通直挺拔,高耸入云,树高35.4米,胸径2.48米,冠幅22米,树龄约600余年。正值盛夏时节,我望着这棵古树,向它虔诚地鞠上一躬。

这一年秋天,我在齐鲁大地云游。去曲阜城孔庙的那天下午,阳光如瀑从湛蓝天空倾泻而下,落在庞大的古树群里,似蝶翼般的枝叶在风中漫舞,恍若宽袍大袖的孔子师徒们从云中翩然而落。孔庙里的树,它是一个古树的大家族,在这里,没活到数百年上千年的树,只能说是“未成年”的树。其中一棵2500多年的桧柏树,据传是孔子亲手栽植,它谱写了一棵树的生死传奇。在明朝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里,有关于这棵古树的身世记载,它先后经历了神奇的5次死生生,这棵古树仙翁,与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一样,历尽劫难,延绵不绝,光耀历史。我在这棵古树前凝眸,冥想无数流连此地的先贤大儒们的身影,他们的气息也灌注在这棵古树的汁液奔涌里。敬畏与谦卑之心,在这样的古树面前再次涌动。

2023年,有人流熙熙中的相约聚会,也有揪心的告别。草木青青的春日,82岁的岳母在一个大都市告别人世,我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时,还在故土高坡上沐浴着暖暖春阳。接到电话后,披在身上的温暖春阳衣裳,感觉一刹那降温成了单薄冰凉的冬衣。那一年,年少轻狂的我,也有一颗敏感而自卑的心,在小镇工作的我,与在县城的女友刚认识,遭到了她家亲友的强烈反对,我这个时常熬夜写作两眼充血的文学青年,在他们眼里一点也不靠谱。递给我一把打开县城城门钥匙的人,就是这个当年50岁出头的人。在对我进行几次面试后,她这样鼓励自己的女儿:“我看这个小镇青年实在,妈支持你,今后就跟他好好过日子吧。”后来,我同她的女儿结

了婚。婚后生活,有温存,更多的是烟熏火燎生活里最世俗的浸染。特别是面对我这个有时情绪如过山车的男人,面对我这个家里新房搞装修连螺丝帽电灯泡也没经手过的男人,她默默操持着一个家的运转。说不上过上了当初许诺过的幸福日子,只是家人闲坐时感到灯火可亲。我感谢岳母。当她的灵车回到故乡城市,我们特意安排绕城一周,这是她在大地之上最后的行程。

这一年我经历的人间告别,还有一个当年的高中同学。他刚满53岁,一场埋伏的疾病把他从这个世界粗暴地带走了。我去病房看望他时,他枯瘦的手布满输液的针眼,散乱浑浊的目光已无法聚焦。当我离开病房,他突然叫出声“还要来看看我啊!”一颗牙齿的脱落,枕边的一丝头发,都是在告别。有的告别,是为了重逢,有的告别,成了人世间的永别。2023年的这些告别,让我更深深地懂得,珍惜当下拥有,每一次离开,都要好好说上一声“再见”。

2023年日子的流水,静水深流中,也有沉渣泛起。静水深流,是那些属于我的日子,我在光阴河流里不显山不露水地独自穿行。当然,从容之中也偶有惊慌,踏实之中也偶有虚无袭击身心。这人生一世,其实也是一场漫漫心流汇聚而成的时间之河。我这个生性笨拙的木讷之人,更多的时间,是去河流之上那座百年老桥独坐,躺在碧波里侧耳聆听潺潺流水声从耳膜划过。属于我心流流经的最幽静之处,还是阅读与写作。在这个多数人刷着手机的年代,文学在我心里,依然神圣,依然有着庄重而典雅的气质,有着神秘的磁场。写作是对时间的抵抗,是对记忆的抢救。人的精神中闪闪发亮的部分,可以通过文学的燃烧发出来。这精神功课中的书写,让我消化着孤独,承担着责任,溶解着欲望,洞悉着世界。这一年秋天,故乡城市的一家报纸副刊,为我开辟个人专栏“凡尘晓遇”,让我在时间之河的泅渡之中,将那些漫漫心流的文字,放心地托付给这家报纸的精神田园。

2023年的天幕之上,还有一些词语也组成我这一年的生命词典:陪伴,运动,远行,凝视,雷声,暴雨,大雾,云上,霞光……当我此后经年打开这一年的时间词典,苍茫之中,依然有着浮雕一般的深刻。

往事情怀

我的外婆

文/李洪峰

外婆还是没有挺过这个冬天,虽然她生活了90个年头。

外婆的一生可用一个“苦”字来概括,但她始终面带笑容,连走的那一天也是这样,没有牵挂,没有疾病,没有痛苦,算是无疾而终。

听母亲说,外婆是外公续的二房,外公的大房去世得早,生了3个孩子,但只成人了一个,就是现在我的大姨,是外婆一手养大的。外婆的娘家很穷,之后嫁给了外公。外公年轻时很能干,做面条生意,还开了小作坊,家里还置办了几十亩田地,雇人耕种。所以外婆嫁给外公,算是找到了一户殷实人家。可外公脾气不好,外婆年轻时没少挨骂甚至挨打,可面对这些外婆也不曾计较。

母亲说,我是9个月大送到外婆家去的,直到读小学才回家。那时外婆家里人多,有人照顾小孩。记忆中,我是在外婆怀里长大的,跟外婆一起睡觉,一起外出,外婆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。

外婆脾气好,从不惹是生非,但别人欺负到她头上时,她会用农村特有的语言雄辩地予以还击,一般人都还不过她。村上的人只要听到外婆的还击声,都会说对方要么是疯子要么是无赖。乡里几十里地的人都知道外婆待人诚恳,为人忠厚。

外婆就这样平静地生活,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去去,比她年轻的甚至晚辈都走在了她前面。走过90个冬天的人,在村上她开了先河。她走了以后,村上的人都说,多好一个老太太啊。

上初中时,我又住进外婆家。因为外婆家在镇边上,离学校很近。中午放学回家,饭总是热的,尽管没有现代的微波炉,但外婆用她祖传的智慧总会想办法把饭温热。她用一个大土碗把饭菜装好,然后又用一个稍小的土碗盖严,放在灶里用热火灰围拢,这样饭菜就不会冷。像这样吃午饭我整整吃了初中三年。每次中午放学回家,我就伸手到灶膛里小心翼翼端饭。

放学回来找不到她,我只要对外放声长一喊“家婆——”(川东方言),她亲切的答音准能从不远的坡上传进我耳朵。外婆通常都在那块我熟悉的地里劳作,她不会离我很远,一叫就能听到。

外婆总是这样细心地呵护我成长。

如今,外婆离我而去,我叫“家婆”的声音,她再也听不见了,也不能从那块地里传来熟悉的答音,尽管她躺的那块地离家不远。